

王德威主編

當代小說家珍藏版

19

黃錦樹

Ng Kin-Chew



由島至島

Dari Pulau Ke Pulau

FROM ISLAND
TO ISLAND

黃錦樹

由島至島

■ 王德威主編

當代小說家 19

當代小說家 19

由島至島

作者／黃錦樹

主編／王德威

責任編輯／林秀梅

發行人／涂玉雲

出版／麥田出版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51號6樓

電話：886-2-23517776 傳真：886-2-23519179

行／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愛國東路100號1樓

電話：886-2-23965698 傳真：886-2-23570954

網址：www.cite.com.tw E-mail: service@cite.com.tw

郵撥帳號：18966004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發行所／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北角英皇道310號雲華大廈4/F，504室

電話：25086231 傳真：25789337

馬新發行所／城邦（馬新）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Cite(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E-mail: citekl@cite.com.tw

印刷／凌晨企業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一日

二版一刷／二〇〇二年六月十五日

售價／三四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ISBN／957-469-681-2（平裝）

ISBN／986-7895-42-8（精裝）

From Island to Island

Copyright © 2002 by Ng Kin-Chew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used or reproduced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brief quotations embodied
in critical articles and reviews.

Edited by David D. W. Wang,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Rye 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Group)

11F, No. 213, Sec. 2, Hsin-Yi Rd., Taipei, Taiwan.

【當代小說家】

編輯前言

王德威

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海峽兩岸的文學相繼綻放新意，而且互動頻仍。其中尤以小說的變化，最為多彩多姿。或由於毛文毛語的衰竭，或由於解嚴精神的亢揚，新一代的作者反思家國歷史的變化，觀察欲望意識的流轉，深刻動人處，較前輩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回顧前此現代小說的創作環境，我們還真找不出一個時期，能容許如此眾聲喧嘩的場面。政治依然是多數小說家念之寫之的對象，但「感時憂國」以外，性別、情色、族羣、生態等議題，無不引發種種筆下交鋒。更不提文字、形式實驗本身所隱含的頡頏玩忽姿態。宋澤萊、張承志從小說見證意識形態的真理，王文興、李永平則由文字找到美學極致的依歸。共產烏托邦裏興出了莫言、賈平凹的《酒國》與《廢都》，而白先勇、朱天文的孽子荒人正要建立同志烏托邦。蘇童《妻妾成群》，李昂《暗夜》、《殺夫》。尤有甚者，平路的國父會戀愛，張大春的總統專撒謊。歷史流散，主義量產。彼岸要說這是「新時期」的亂象，我們不妨稱之為「世紀末的華麗」。

二十世紀雖自名為「現代」，但在建構文學史觀時，貴古薄今的氣息何曾稍歇？魯迅曾被神化為絕世宗師，彷彿新文學自他首開其端後，走的就是下坡路。而寫實主義萬應萬靈，從當年的為人生為革命，到今天的為土地為建國，正是一脈相承。所幸作家的想像力遠超過評者史家。他（她）們不但勇於創新，而且還教我們「溫新」而「知故」。阿城、韓少功的「尋根」小說，使沈

從文的風采重見天日；林耀德、張啟疆的臺北都會掃描，竟似向半世紀前的海派作家致敬。而張愛玲傳奇的歷久彌新，不正來自張迷作家的活學活用？文學史的傳承其實是由無數斷層所組合。當代小說家的成就未必呼應任何前之來者。但也正因此，他（她）們所形成的錯綜關係更凸顯新文學的傳統，原就應當如此曲折多姿。

然而反諷的是，小說家如今文路廣開的局面，也可能是一種反高潮。從魯迅到戴厚英，從吳濁流到陳映真，小說家曾與國族的文化想像息息相關。他（她）們作品的流傳或查抄，無不成為社會象徵活動的焦點。影響所及，甚至金庸或瓊瑤的風行或禁刊，也可作如是觀。但曾幾何時，小說家發現他（她）們越能言所欲言，他（她）們在家國「大敘述」中的地位反而每下愈況。經過半世紀的磨鍊，現代中國小說的可讀性與日俱增，昔日的讀者卻不可復求。二十世紀末影音文化的風靡騷動，不過是問題的一端而已。

一種文類的興盛與消亡，在過往的文學史裏所在多有。中國「現代」小說，果不其然要隨著二十世紀成為過去？有能耐的作家，早已伺機多角經營。他（她）們或為未來的作品累積經驗，或藉已有的文名隨波逐流，是非功過，都還言之過早。與此同時，就有一批作者寧願獨處一隅，以千言萬語博取有數讀者的讚彈。寫作或正如朱天文所謂，已成一種「奢靡的實踐」。彼岸的王安憶更以一本《紀實與虛構》，道盡小說家無中生有、又由有而無的寓言。從自我創造，到自我抹銷，滿紙是辛酸淚，還是荒唐言？兩百五十多年前曹雪芹孤獨的身影，依稀重到眼前。而我們記得，《紅樓夢》寫了原是為一二知音看的。

這大約是當代中文小說最大的弔詭了。小說世紀的繁華看似方才降臨，卻又要忽焉散盡。以時間的觀念而言，當代意味浮光掠影的剎那，但放大眼光，（文學）歷史正是無數當代光影的投

射。「當代小說家」系列的推出，即是基於這樣的自覺。以往全集、大系的編輯講究回顧總結、成其大統。這套系列既名為當代，注定首尾開放，而且與時俱變。所介紹的作者都是以其精鍊風格或實驗精神，在近年廣被看好。世紀之交，夾處新舊，這羣當代小說家也許只能捕捉一時光芒——他（她）們甚至可能是羣末代小說家。但只要說故事仍是我們文化中重要的象徵表義活動，二十一世紀的中文小說風景，應由他（她）們首開其端。

在編輯體例上，這套系列將維持多樣的面貌。除了精選作品外，也收入評論文字及作者創作年表。作為專業讀者，我對每位作者各有看法，也有話要說。這些話將見諸每集序論部分。評者的讚彈，當然是見仁見智之舉。以一己之（偏）見與作家對話，我毋寧更願藉此機會表示對他（她）們的敬意：寫小說不容易，但閱讀好小說，真是件快樂的事。

王德威，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及比較文學研究所教授。

目次

編輯前言

序論

王德威

導言：敘事

不信道的人們

訴求

不可觸的

支那人：后土

119 113 111 85 41 11 3

全權代表的祕密檔案

老虎的屎

雞公

支那人

支那人：故鄉

黑河之水

天國之門

慢船到中國

沉淪

烏鴉港上黃昏

鑿痕

325 291 267 245 229 209 207 183 175 167 145

選集的困擾

反居所浪遊

——讀黃錦樹的《夢與豬與黎明》

林建國

黃錦樹創作年表

黃錦樹作品評論索引

381 375

367 361

序論

壞孩子黃錦樹

王德威

——黃錦樹的馬華論述與敘述

以小說創作經歷而言，黃錦樹出道算是早的。一九九〇年當他那篇〈M的失蹤〉引起馬華文學圈一片嘩然時，黃還是台大中文系的學生。之後他創作、評論雙管齊下，十年間贏得多項文學獎項，並且出版了兩本小說創作及兩本評論集^①。與此同時，他又在清大拿了個中國文學博士。比起許多大張旗鼓寫作治學，嚷嚷了半輩子（或一輩子），而猶不見所成的同行，黃可算是後生可畏了。

但「後生可畏」一辭可能嫌輕描淡寫了些；在不少人心裡，黃錦樹簡直是後生可恨。這個馬來西亞來的僑生還沒有出師，就得罪了不少師長同道——像他那樣，博士論文裏非但不感恩戴德，反而直指中文系傳統偽善僵化的學生，可真還不多見。而面向家鄉，他批評馬華文學界關起門來自我陶醉，加官進爵，早已引來眾多撻伐之聲。不只如此，黃對當代兩岸四地（大陸、台灣、香港、星馬）的文學表現，也保持一貫高標準。能入得了他法眼的作品，實在屈指可數。

黃錦樹的小說與文論，厚實敏銳，在在顯得少年老成。但另一方面，他顯然不夠世故。他洞悉學界文壇的詭譎腐敗，卻又如此輕易的亮出自己的底牌，成為眾矢之的。他的批判針針見血，

但驚人之語下，難掩一絲惡作劇式的痛快。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黃的少作《夢與豬與黎明》開頭就大談「恐怖主義」之必要^②。他的偏執、他的天真、還有他煽風點火能耐，使他成為中文學界的「壞孩子」(enfant terrible)，並不讓人意外。

壞孩子有理取鬧，令我們頭痛之餘，不得不正視他所占的「理」字，到底是些什麼。這是本文的重點。黃錦樹對馬華文壇的固步自封，有不能已於言者的義憤，這一姿態引來他對馬華文學／政治主體性的思考，及對留台馬華作者何去何從的關注。除此，他也有意檢討台、馬中文及中國文學教育的盲點，重理當代台灣文學創作的譜系。而追根究柢，他的問題又必須置諸他對中國現代性論述中，有關國學及國家想像的脈絡，才談得明白。議論不及之處，黃錦樹以小說現身說法。佳作如《烏暗暝》、《魚骸》等果然顯現其人言情敘事的才華。就這樣環環相扣，黃儼然要把一百年的問題趕在十年裏一次出清，野心不可謂不大。因此顯現的過猶不及之處，也難怪引人側目了。

一、「三民」主義，無黨所宗

黃錦樹來自馬來西亞南部的柔佛州。那裏膠園林立，是馬華移民墾殖謀生的寄託所在，也曾是馬共出沒的地盤^③。膠林內外的所聞所見，自然成為他日後小說的場景。就如許多馬華留學生一樣，黃錦樹高中後來台灣就學深造，一方面抱著親炙華語文化的憧憬，一方面也是馬來西亞崇巫抑華的政教體制下，迫不得已的選擇。也如許多「鄉土」作家一樣，一旦離鄉背井，那裏的一

景一物都激起了黃回憶與書寫的衝動。一篇篇色彩斑斕，卻充滿憂鬱暴烈的文字，於是展現開來。

我在他處已經提過，馬華旅台或留台學生所生成的文學傳統，從六〇年代末以來未曾中斷，而且成績傲人^④。論現代台灣及大馬文學的流變，都不能不提。但現實環境裏，「馬華文學在台灣」這一現象，只能算是聊備一格。黃錦樹嶄露頭角已是九〇年的事，論個人生活及寫作經驗，他其實比前輩安穩得多。馬來亞獨立前的殖民統治，於他應是遙遠的過去；六九年五一三事件爆發時，他還是小孩子。但既為馬華知識分子作家，這些往事是他不能規避的題目。負笈台灣後，異國（或母國？）的文化衝擊想來更讓他反思自身尷尬的位置。然而當他翻檢史料、回溯馬華文學傳統時，他驚覺此一傳統的貧瘠保守，恰與檯面上的自吹自擂，形成強烈對比。他於是有話要說，而且說得一發不可收拾。

對黃而言，馬華傳統恆以中國性的追求為前提。但在緬懷神州文化，遙想唐山遺產的過程中，「中國」早已被物化成為一個著毋庸議符號。這一「中國」符號內蘊兩極的召喚：一方面將古老的文明無限上綱為神祕幽遠的粹粹，一方面又將其簡化為充滿表演性的儀式材料。「中國」既綁不可及卻又一蹴可幾，既是圖騰又是商標；折衝其間，馬華傳統的主體性往往被忽略了。而黃認為，此一中國想像的癥結之一可以見諸於馬華作家對中文——優美的中州正韻——的戀物崇拜。如何體認中文及中國在馬華族群想像中的**歷史權宜性**^⑤，善加操作，從而確立馬華文化本身的活力及多元面向，成為當務之急。

黃錦樹的立論言詞激切，在相當意義上理論化了海外華人面對「三民」主義的洞見與不見。

我這裏所謂的「三民」主義，指的是移民、遺民、及夷民論述間的消長互動。唐山子民，渡海南行，是近二百年來華族遷徙史的重要轉折。因為政治或經濟的理由，移民遠走他鄉，意味著文化政治命脈的連根拔起，以及語言、敘事機能的另起爐灶。弔詭的是，行走天涯海角，移民逐客遙念故國母語，每每生出更強烈的追本溯源的動機。其極至處，當故國的一切已經改朝換代，海外的追隨者反而因為時空睽違，成為有意或無意的（文化與政治）遺民。他（她）們對中國的摩娑懷想，那怕再與現實脫節，也必化為永恆**真實**的底蘊。

問題是「遺民」不世襲，移民也不世襲。當移民者的子孫權把他鄉化作己鄉，失語及失根的恐懼隨之而來。時移事往，再固執的遺民也必須面對淪為夷民的可能。從懷鄉者到異鄉人，他們被中國的大歷史「包括在外」。一種離散（diaspora）的命運週期於焉完成。

周旋在這三者不同身分間，黃錦樹明白其間的玩忽性。移民如果不能重找安身立命之地，勢將處於無家的漂流狀態。文化或政治遺民遙奉正朔，久而久之，把愛戀思念的對像僵化屍化，更有固步自封的危險。但被歸為夷民的威脅才是情何以堪。唐山子孫一朝成為「化外之民」，成為襯托華夏之光的異國情調，所有的一往情深只能看作是表錯情罷了。

黃錦樹看出馬華族群想像這「三民」主義的支絀，並以文字表述作為切入的面向。他在文論中攻擊前輩罹患「南方失語」症，強調試煉華文而非中文的必要。在小說操作中，他也不斷敷衍其間的糾結。現實／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對抗，是他評論中經常出現的主題。前者代表「文學反映人生」式的素樸寫作姿態，強調藉文字通透現實／真理／道的可能；後者則呼應二十世紀文學「語言的轉向」，探勘文字、現實與敘事再現間無休止的美學規則消長及其歷史動機^⑥。黃對

現代主義的強烈支持，已到了矯往過正的地步。而他批評馬華語言文字的「墮落」時又（在某種程度上）一廂情願的預設中原語言的深厚活力，也引來識者的批評⁷。這都是值得持續思辯的問題。

黃錦樹的「三民」主義，可以見諸他熱中述說郁達夫的南洋流亡故事，如〈死在南方〉及〈補遺〉等。作為政治難民式移民，郁達夫所代表的五四正統飄流海外，花果飄零的宿命無可避免。如何存亡續絕，只能在紙上見功夫。但郁達夫本人的文字或敘述郁達夫的文字可靠麼？從何時起，郁的流亡變成了一則神話？黃錦樹對抱殘守缺，不知今世何世的遺民型創作心態，感慨兼嘲諷不遺餘力。〈膠林深處〉，猛翻《辭海》的「現實主義」寫手，或〈M的失蹤〉裏查無此人的馬華經典作家，都是例子。到了新作〈大河的水聲〉裏，偉大的大河作家如茅芭（茅盾＋巴金？）等，生前如行屍，死後成標本。黃錦樹謹而且虐，以此為最。

但失語的恐懼，遺民淪為夷民的詛咒，終將成為「阿拉的旨意」吧？在同名小說裏，被放逐荒島的馬華革命者，苟且偷生，自毀身分，改奉回教，與土著通婚。不過幾十年間，他原來執著的一切，包括華文華語，都煙消雲散。一切必得重新來過。而在〈開往中國的慢船〉裏，那追逐（鄭和下西洋時留下的）中國船舶的小孩，尋尋覓覓，流落海濱，居然被回教土著收養而改名換姓，從鐵牛成為鴨都拉了。名與實已經不符，時空已經離散。開往中國的航期何在？六百年後的華裔子弟還趕得上麼？

二、小說病理與小說倫理

黃錦樹與馬華前輩的爭執，說穿了，聚焦在「離散」(diaspora)與敘事(narrativity)的弔詭上。如上所述，離散是棄離故土，肇生「三民」主義的危機。而敘事，作為廣義的記憶、銘刻、串聯、傳播「意義」的手段，總已預設一深厚的言說基礎，政教機制。離散者被迫或自願放棄故土母語，因此架空了敘事的合法性及有效性。相對的，離散者獨立蒼茫，反而有了更多不能「已於言者」的衝動。如何在失語的陰影下，述說塊壘，付諸後之來者，永遠是艱難的挑戰。

另一方面，敘事行為隨時間、空間推衍展開，原本就包含或武斷、或隨機的因素。語言象形擬聲、重現真實、真理的運作，總有後設的立場。從一個意義的停泊點到另一個意義的停泊點，語言及敘事的離心力與向心力因此形成辯證關係。由是觀之，離散者的發言位置雖遠離中原，卻不必妄自菲薄，因為它恰恰體現了敘事機制中游移多義的面向^③。

黃錦樹企圖用激烈手法教育他的前輩「離散」與「語言／敘事」的弔詭關係。他的小說大量使用後設敘述，影涉典故、拆解名作、穿鑿附會，令人眼花撩亂。比如〈死在南方〉典出龍瑛宗，寫的卻是郁達夫；〈少女病〉取自花田山袋，卻改寫川端康成的創作執念。〈開往中國的慢船〉則遙擬村上春樹同名小說。馬華(或是中華)文學傳統的寫實／現實主義以「文學反映人生」為能事，按照時間線性發展，務求言文合一，再現真實。黃卻反其道而行。兩肇相對，衝突自然難免。黃的批評者謂其現學現賣，猛拾西方「後設」、「解構」牙慧。黃則強調他的後設其實是